

## 星期文库

旧杂志里读孙犁之四

## 璞发着玉的光(下)

段华

第1卷第4期《北方文化》出版于1946年4月16日,在第56页至第58页发表了孙犁《战士》(外一篇——芦草)。

《战士》是写几个作战受伤后不能再上战场的八路军战士,转业到地方,在河岸边的镇上开了一家肉铺,办了一家合作社。他们在平时的生活中尽量自力更生,不给抗日政府添一点儿麻烦。当人们说人民和国家会记着他们的功业时,他们仍然惦记着冲锋陷阵,追击敌人。

《芦草》描写两个女同志在芦草里躲避扫荡的日本侵略者,当八路军战士也到这里,担心引来敌人连累她们时,她们却说:“你在这里,给我们仗仗胆有什么不好的?”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苦难,但也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人们充满着获胜的信心。当那个十八九岁的姑娘看到八路军战士穿的白衬衣容易被敌人发现时,马上把自己的深蓝色褂子与战士交换。她们对人民子弟兵的深情、对祖国的责任、对战胜敌人的乐观主义精神,就在孙犁近乎白描的笔下充分展示出来了。

《北方文化》发表这两篇文章时,特意注明是散文;1949年7月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短篇小说集《芦花荡》时,却将两篇文章放在了小说里。1958年4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康濯编的《白洋淀纪事》,又把这两篇文章放到散文单元里。原文发表时文末未附注,在《白洋淀纪事》中文末附注“1941年于平山”,我推测是康濯所加。

1946年6月16日,《北方文化》第2卷第2期出刊,发表了孙犁较长篇幅的小说《碑》,描写农民赵老金一家与八路军的真挚感情。刚被赵老金护送渡过滹沱河的八路军战士,遭遇敌人的大部队,背水激战,终因寡不敌众,大都牺牲了。赵老金感到无限的悲痛,自此以后每天便到滹沱河边敲开冰层撒网;他不是为打鱼,而是打捞战士的尸体、衣物和枪支,“打捞一种力量,打捞那些英雄们的灵魂”,他就像平原上的一座纪念碑,挺立在河边,象征着人民群众对人民子弟兵无限的敬爱 and 情感。

孙犁写这篇小说,是有故事来源的。1944年2月14日深夜,冀中军区第7军分区机关一部转移到安平县距离孙犁老家不远的杨各庄村,突遇大批敌人攻击,寡不敌众的部队在寒冷的夜里涉渡滹沱河突围,伤亡、淹亡、冻伤共计100余人,失踪10余人。广大人民群众在抢救战士的过程中,涌现不少可歌可泣的人和事。孙犁从张家口回来以后,据此写了《碑》。

## 三

杨四郎探母,和探望孩子、妻子不同——面对母亲,是直面千古不变的忠孝节义。因此,杨四郎探母,便不是一般的探母,却偏要知难而进,进而面对的是更为普遍的人情与人性。《四郎探母》书写的正是这样一个恒大的主题。

这里虽没有金戈铁马中的英雄断株追日、煎饼补天的壮烈,却有着更为深入的内心咬噬和惨烈。这样曲折的叙事主调,不仅在戏的人物与情节之中,更在中国传统的文化结构之中,成为古典戏曲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为我们今天所共享。虽然,戏的最后以喜剧的方式结尾,但它触及的却是一个悲剧的内核。它以喜剧的外壳包裹一颗悲剧的心。这恰恰吻合中国观众的审美习惯与中国戏曲传统的艺术形式。

布莱希特曾盛赞京剧是“史诗戏剧”,而《四郎探母》正是这一评价的最佳代表。

## 看戏偶得

肖复兴

以及对残酷现实的直面。

我看这出戏,不怎么在意“坐宫”一折那段“对唱”的经典对唱,不在意那一声“叫小番”惊心动魄翻山越岭的高调门。

我在意的是,杨四郎此番与众不同的探母,面对的不仅是一位高堂老母,而是多双充满怀疑、隔膜乃至敌视的眼睛,还有更多世味情势的考验和折磨。他在必须要面对舆论和世人拷问的同时,还要面对自己的情感和内心真实而残酷的逼问。

我们常要面对很多问题的逼问或追问。有时候,我们敢面对;有时候,我们不敢。

登,不断超越自己,尽览山巅风光。

人们的潜意识里,都认为“诗在远方”,所以我们常常听到歌颂的是登顶者,歌颂他们坚韧不拔的意志。但如果每个人在各自所处的位置上,无论山脚、半坡还是山巅,都能做到即景会心,这何尝不是一种难得的人生通透?这并非消极的随遇而安,而是更高层次的随处做主,不是被外在的环境所迫而停留,而是主动选择并安于当下。

诗意的远方因未知充满期待,可我们总不能因为追逐远方而忽视近处的美好,以及丧失应有的感知能力。有时,身边触手可及的风景,同样值得欣赏和珍惜。你的心在哪儿,风景便在哪儿。

人生际遇,本无高下之分。各有选择,各得其乐。有趣的是,万般奔赴,终有归处。行到水穷处,不妨坐看云起时;于途中遇见美好,于当下安闲自得。不因错过而遗憾,不为得失而纠结。

这既是一种释然,也算是一种圆满。

用力过猛挖断了菜根。要是碰到成片的,那是母亲最开心的时候。她便一下子坐在地上,一边挖着,一边吃力地挪动笨重的身体。腰酸了,就跪在地上双手撑着缓缓站直,喘几口粗气;腿麻了,就轻轻跺跺脚,揉一揉酸疼的关节。她就这么执着地刨着、找着,从天蒙蒙亮一直挖到日头升到半空,这才勉强攒起一小袋鲜嫩的曲曲菜。

## 野菜里的爱

元风

母亲提着拼尽全力挖来的稀罕物,没顾上喝一口水,径直来到快递点。她小心翼翼地把这些宝贝打包好,满心欢喜地寄给了自己的姐姐——要把这春日里最难得的鲜味,第一时间寄到最牵挂的人手上,自己只留下寥寥几把。

即便只留了这么一点点,母亲依旧没有只想着自己。不管哪个女儿去

《四郎探母》曾一度被列为禁戏,杨四郎被俘之后为番邦持刀打仗,还娶了番邦的铁镜公主为妻,生下了孩子。这出戏的妙处,便是把杨四郎推向绝境。光环褪去,他不再是杨家将似的英雄,而是和普通人一样,有思念乡土、家庭和亲人的感情。

杨四郎的探母,不是一般的探母,他必须面对自己所处的这种困境。这种困境并不是他自己造成,也不是他仅凭一己之力就能解脱的,而是战争对人情和人性无情的摆弄和摧残,即使是英雄,也无能为力。可明明无能为力,他却偏偏要努力,如小草挤出重压之下的磐石石缝间。

这便是这出戏的好看之处。

《四郎探母》不是一般的儿女情长、男欢女爱乃至肌肤之亲的情欲粉戏,而是要看人性的挣扎,内心的袒露

早就对被誉“海上西湖,浙江三亚”的奉化天妃湖心生向往。“五一”假期,我骑着自行车满心欢喜奔赴而去,但骑到西江古村时,脚步便再也不想挪开了。

古村景色秀丽怡人,白墙黛瓦掩映在绿树繁花间,溪水潺潺,绕村而流,满眼都是温润的江南初夏迷人的景色。更让我喜欢的是,村子一亭台处,一群越剧爱好者正婉转吟唱,软糯唱腔清越悠扬,随风飘散,糅入古村的静谧,浸入心底。我索性驻足聆听,不知不觉,大半天的时光就这样悠然而过。

心心念念的天妃湖终究没能去成,半途中却收获了另一种美好。细细想来,人生也大抵如此吧。我们很多人的心中,本来也是有远方或高峰,走着走着,后来发现近旁的山脚也不错,就停留了下来。最终的形态可能是——有的人在山脚就找到了耕织一生的良田美宅;有的人在半坡的桃林溪水间寻得了心中的桃花源;有的人不忘初心使命,一路跋涉攀

## 即景会心

杨应和

曲曲菜,学名苦菜,是春日里难得的鲜味。它东一棵、西一棵地藏在田埂地头、荒坡野地,想挖到一把,可没有那么容易!正是为了这稀有的春味,我的老母亲——一位年过八旬、体态微胖的老人,总要忍着身体的疼痛,一步一挪地走到野外,亲手挖上一些。

母亲的身子骨早就不如从前了,双腿骨折留下的老伤让她走不快,稍稍多走几步就气喘吁吁。平日里在家静养,她都要靠吃止痛药才能缓解关节的痛楚。可为了挖这一口曲曲菜,她硬是提前吃下止痛药,天刚蒙蒙亮就出门,咬着牙往野外走。到了地里,微胖的身形让她弯腰、下蹲都格外费劲:想俯下身找菜,得先扶着膝盖慢慢调整姿势;稍一用力,腿脚便传来隐隐的痛感。

她手里攥着小铲子,眯着眼睛在泥土里、枯草堆里细细搜寻。曲曲菜长得又小又隐蔽,她要凑得极近,一点点扒开干枯的杂草,才能找到那抹嫩绿间带着暗红的小苗。好不容易发现一棵,更是小心翼翼,慢慢下铲,生怕



## ●老树画画

## 藤花开

老树

倏忽一年春去矣,一夜大雨伴惊雷。晓晴藤花开正好,我来探看无人陪。

家里陪她,她都会把那点儿珍贵的曲曲菜拿出一把,打理得整整齐齐,嫩生生地装在干净的袋子里,临走时执意塞进我们手里。她总笑着摆摆手,不让我们推辞:“我吃不了多少,你们带回去吃,春天吃这个好。”明明自己舍不得吃,明明我们是来照顾她的,明明她自己浑身酸痛、疲惫不堪,可她心里装着姐姐、念着女儿,把这来之不易的稀罕物,毫无保留地分给了每一个她牵挂的亲人。

看着手里带着泥土清香的曲曲菜,我的心里又酸又暖,满是抑制不住的感动。这哪里只是普通的野菜,这是母亲忍着病痛换来的深情,是她刻在骨子里的勤劳与无私。

出门前我翻了翻母亲的冰箱,才发现她把最后一把曲曲菜硬塞给了我,还谎称自己留着不少。我心里更是五味杂陈,悄悄把母亲一大早给我择好的那把曲曲菜又放回了冰箱。转身关上房门的那一刻,我的眼睛已经模糊了。